

异域1945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

孙春龙 著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新华出版社

孙春龙 著

异域1945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纪实

老兵不死，他只是悄然隐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域 1945 / 孙春龙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11-9388-2

I. 异… II. 孙…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7806 号

异域 1945

作 者: 孙春龙

责任编辑: 孟 通

装帧设计: 北京兰卡绘世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388-2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1. 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1
2. 一个活着的人面对自己的墓碑，该是怎么样 的一个心情 5
3. 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10
4. 日军的残暴已经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而政权的交替，又让其陷入逃亡之中 .. 16
5. 他们真能在这个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国度，找到内心的归属吗 21
6.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远征军战士并不是一个可以赢得荣耀的身份 26
7. 爱国无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抗战杀敌 31
8. 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 ... 35
9. 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
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 41
10. 为一位中国二战老兵回家而“跪求”，我不觉得丢人 45
11. 杨建达说，他教给孩子的，只有一首歌，歌名叫《松花江上》 50
12. “明白告诉自己的官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 56
13. 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 61
14. 想念父亲的时候，胡爱保就会在内心学着父亲说话，
那时她仿佛感觉到父亲正在向她走来 67
15. 他们的遗骸去了哪里？他们的灵魂安息在了哪里？
他们的名字镌刻在了哪里 73

16. 李锡全的回家之旅，是一场完美的爱心接力	79
17. 唯有中国，更多的是依靠民间力量在艰难而又坚强 地陪伴老兵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84
18. 我怕这些亲历者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88
19. 把这两只桶运走的时候，必须没有一点声响，而且一定要在晚上	92
20. 或许他们真的已经死去，而我却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 再次撩拨起他们内心的希望	96
21. 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我们的快乐就是天堂	100
22. 颠沛中生，寂寥中死，是什么让命运如此多舛	104
23. 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时大声呼喊：我还有话要说	108
24. 村子里年长一些的人，都亲眼见过饶广林被吊起来打	112
25. 那时候抓的壮丁有很多还没上战场就丢掉了性命， 或者因为饥饿，或者因为疾病	116
26. 一个人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遗忘父母为自己起的名字	120
27. 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 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125
28. 在一个山洞里，遍地骷髅，横七竖八，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 徽章以及发报机等	129
29. 恳乞祖国政府有关方面，给予追认远征军的史实和功绩	133
30. 从最初抗日，到后来北上打共产党，再南下打国民党， 吴远焯哪一项选择不是“为了国家”	137
31. 许多老兵都写有回忆录，凌乱的描述与满篇错字的文章中， 是历史的真实细节	141
32. 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 ..	145

33. 有一个秘密在韩天海的心里一直隐藏了几十年， 让他一生都感到压抑和自责	150
34. 入乡随俗的老兵，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母语， 这种言语上的寂寞所带来的酸楚，几人能知	154
35. 在流落缅甸的日子，刘召回甚至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158
36. 王升鸿用遗憾中略带质问的口气对我说：你怎么才来	164
37. 李广钿等不及了，自己一个人跨越国境回到云南	168
38. 细心的卫岗还建议，当年老兵出征时，走的是畹町口岸， 回国时，也走畹町口岸	172
39. 许多流落海外的老兵，在和国内的家人取得联系后， 都会问到族谱里后代字辈的排列	177
40. 对二战老兵的亏欠已经无法弥补	181
41. 当有一天，当我们想去倾听时，我们还能找到那段历史的讲述者吗	185
42. 9名老兵，将顺着来时的路，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190
43. 当年究竟有多少中国远征军战士，在1945年这个关键年头离开部队之后， 和祖国隔江而居	194
44. 母亲走了，姐姐也走了，那个被称作进忠的孩子终于回来了	198
45. 官方的通道，在老兵回家的最后一刻，豁然开启	203
附录：国殇墓园阵亡将士名单（不完全版）	224

1. 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请宽恕我的无知和幼稚！

多年来，每每想起那个偶遇的老人，我的愧疚就会油然而生。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浅薄，当他激动万分地向我讲起那段历史时，我却始终无动于衷而又茫然地看着他，没有一丝的共鸣和迎合，我的迟疑与平静让他的激情陡然不在，之后，是再也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沉默。

沉默，或许是一种更为绝望而又震撼的表达方式。

那是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我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一支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宣布禁种罂粟一事，这支地方武装组织占据着“金三角”的核心位置，其首领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毒品王国的君主”。那天晚饭后，我到宾馆的院子里散步，在一棵大树之下，有一位穿着龙基（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我走过老人的身旁时，他睁开了眼睛，主动向我打招呼。

我很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谁来了这里，我都知道。”老人很得意地说，随后又解释



异域 1945

说，“这个酒店的老板是我的亲戚，我平时就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说着，老人喊宾馆的保安拿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之后告诉我：“这里来过好多中国记者，因为这里是‘金三角’，臭名昭著，关于它的任何报道都会吸引全世界的关注。”

“你了解‘金三角’吗？”老人反问我。

我笑了笑说，来之前看过不少资料。

“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老人对我说，“有好多记者，走马观花地来一趟，加上一些渲染，回去之后就写报道，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让‘金三角’越来越被妖魔化。”

老人的告诫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立即将他作为采访对象。在谈话中得知，老人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兵，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也见证和经历了“金三角”最为鼎盛和混乱的日子。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是，他所在的部队退到“金三角”后，曾经和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所带领的部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但现在，他和这个头目成了亲家。

“我们现在经常会聊起当年是如何攻打对方的。”老人笑着说。

在异乡他国，遇到一位曾经打过仗的国民党老兵，让我的好奇心更为浓厚。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他的身份的追问会让他那般敏感，这位老人猛地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你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我期望能搜索到一丝一缕的信息回应他，但是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一回事也一无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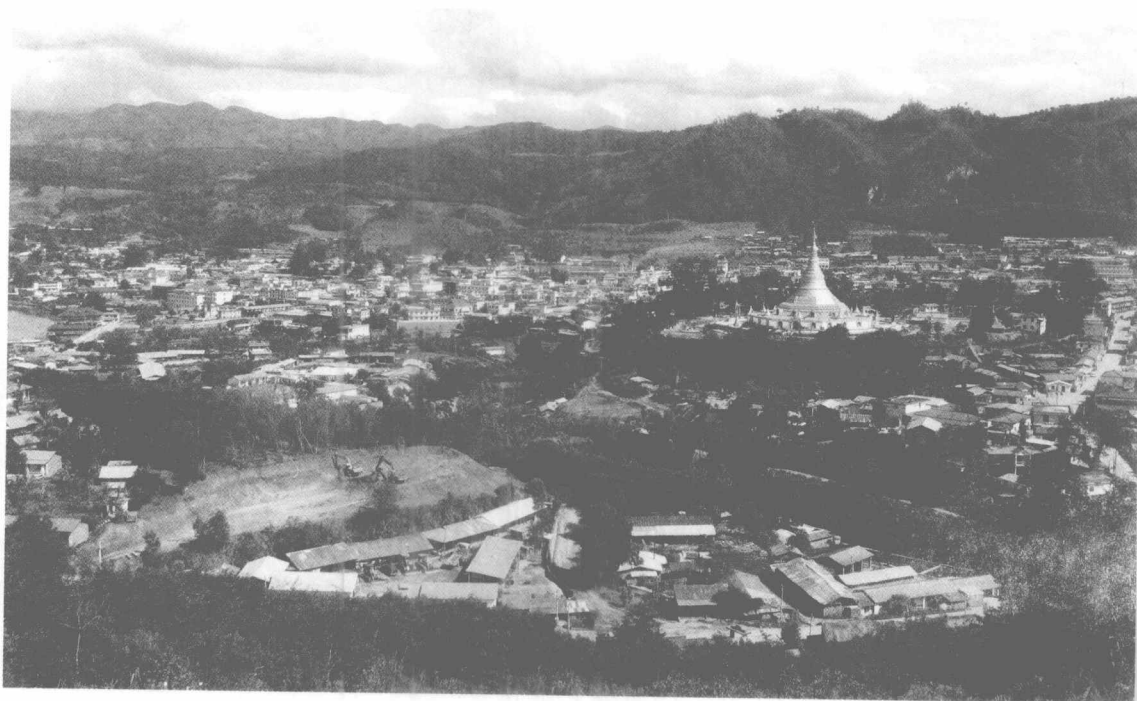
突然而至的激愤过后，是沉默。我的沉默是因为茫然，老

人的沉默是因为失望。

.....

虽然在当时我难以理解老人在谈到历史时为何会如此敏感，但老人的提醒却时刻让我铭记在心，就是“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在“金三角”采访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我也开始努力取下“有色眼镜”去重新审视这个地方，并在我供职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封面文章《金三角毒枭禁毒》，从历史、政治等多个角度认真分析了这个地方的毒品生态，并大胆地指出：罂粟，只不过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农作物而已。也正是因为这个较为客观的报道，一年之后，

被称为“金三角”的缅甸“佤邦”。





异域 1945

在我再次抵达“金三角”采访的时候，这支地方武装组织的头目鲍有祥，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情况下，依然出面接受了我的专访。甚至因为一时谈得兴起，将原本定好的15分钟采访时间，延长到近两个小时。

后来，当我真正了解和进一步回溯那段历史之后，我才明白，老人的告诫或许还有更多的目的，就是作为一名记录者，一定要尊重和客观地反映历史。

从“金三角”采访回来后，这位老人的一举一动始终让我难以忘记，我一直想搞清楚的是，在谈到历史时，这位老人为何会如此激动。碰巧，我们的杂志在当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我的同事黄泓采写的文章《正面描写蒋介石政府抗战书籍上市》，谈的是一本名叫《国殇》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

该书的作者张洪涛在接受我的同事采访时说，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是“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

这句话让我羞愧无比。那一年，我正好30岁。

这篇文章指出，《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因为有新华社的背景，《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引起了海内外的多方关注，《南方都市报》甚至以《一场“抢救记忆”的媒体运动》来评价《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

我同样是以一种懵懵懂懂的心态来阅读这篇报道，之后我又搜索了国殇墓园，得知它就在云南的腾冲。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地方。

2. 一个活着的人面对自己的墓碑，该是怎么样 的一个心情

真正的抵达已经是在两年多之后。

就在当初的那份好奇已经随着时间而淡定的时候，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高飞打来电话，邀请我去缅甸北

国殇墓园。



部的密支那参加当地的克钦族每年一度的狂欢节——目瑙纵歌节，而出境就在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高飞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做着木材、玉石、茶叶等生意，经常出入缅甸，由此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缅语。

因为途经腾冲，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邀请。从昆明坐飞机到保山，然后再转坐汽车，抵达腾冲时已是深夜。入住兴华大酒店后，我就急切地向酒店总经理鲁兴华打探国殇墓园的位置。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墓园就在离酒店百十米远的地方。

谈到国殇墓园，鲁兴华同样是兴致勃勃。当我后来接触更多的腾冲人，不管或官或民或商，我发现，他们对国殇墓园的感情，以及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是那么一致地强烈和清晰。所以在两年之后，当我组织的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时，他们力邀老兵们去腾冲，他们给予的欢迎之隆重，以及对于老兵关爱之真诚，让我感动不已，也在预料之中。

而国殇，不仅仅是腾冲的国殇，更应该是整个民族的国殇。

从兴华大酒店的窗户眺望，国殇墓园的方向，一片漆黑。那是一个很难入睡的晚上，我一直在想，在即将到来的清晨，我该以怎么样的一种姿势，走过这百十米的路程，走进那段历史。

确切的时间是在2008年1月7日的早晨，这个南方的小城，依然能感受到丝丝寒意。

绕过一个盘道，顺着一条并不宽阔的柏油路前行，两边冷冷清清的玉器店已经显示出，在旅游旺地的腾冲，这里并不是一个游客必至之地。

大门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气派和肃穆。但是，当我顺着松柏掩映的石板路拾级而上，绕过忠烈祠，抵达墓地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还是如排山倒海般袭来。

整个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清澈的阳光透过高耸的松树，落在小小的墓碑之上。青苔遍布的墓碑按建制整齐地排

列着，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名。

是何等惨烈的战争，让这么多的生灵不在？是什么样的纠结，阻断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传承？

关于和这块墓地有关的战争，我在来之前查阅了相关资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第二十集团军，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被日军称之为的玉碎之战。

没有一片树叶没有两个以上的弹孔，没有一所房子可以遮风挡雨。这是有关资料记载的，中国军队收复腾冲后的场景。这样的描述或者有些夸大，但足以让我们感觉到这场战争的惨烈。

腾冲收复后，当地老



国殇墓园里的墓碑。

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为战死的官兵修一块墓地，40多万元的捐款很快筹齐，几个大户人家也无偿地将风水宝地——小团山捐献出来作为烈士的安息之地。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

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这样一个在边陲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墓地，“文革”期间依然没有逃脱粉身碎骨的厄运。现有的国殇墓园里的3000多块墓碑，只有4块是当年遗留下来的。1984年，墓园开始重修时，当年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的牌匾，在粮食局职工田复明的家里被找到，这张牌匾因为被当床板而保全了身家。

当时参与重修的腾冲县文管所职工李正称，墓碑尽毁，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烈士名单，他们从当地修建厕所的围墙里找到了当时的名录碑，拓出了3000多个将士名单，而当年安葬在这里的将士有9000余名。

因为资料的缺失，即使得到恢复的墓碑，碑文已难以像以前那样具体到籍贯、年龄等。

腾冲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云南省文化厅的重修国殇墓园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

四年后的2009年3月，我在缅甸曼德勒采访了中国远征军老兵韩天海，这位来自四川的老兵告诉我，因为曾被日军俘虏，他的部队以为他已经阵亡，在国殇墓园里还为他立了墓碑。在20世纪50年代，韩天海曾到腾冲做一些小的边贸生意，他的战友告诉了他这一消息后，他还专程去国殇墓园里找到了自己的墓碑。

我一直在想，一个活着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墓碑时，该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呢？

后来我再次去国殇墓园的时候，专门就此委托墓园管理所

副所长龙济存进行查询，但没有找到韩天海的名字。毕竟，复原的墓碑已不足三分之一。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但江山的交替，让委员长的手谕已自身难保。

现有资料及相关人士回忆称，在1971年，腾冲县五七干校撤销，改为读书班，迁入国殇墓园办公。1975年，在读书班的基础上，腾冲县党校恢复，办公地仍然为国殇墓园。

遗憾中也有庆幸。当人们都在为墓园被严重损毁而扼腕痛惜时，也有人站出来说，这其实是被保全得最好的国民革命军抗战烈士的墓园了。何尝不是呢！

何尝不是的又何止一个墓园呢？在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为自己的命运唏嘘不已的时候，他们何曾知道，那些在抗战结束之后回到自己家园的老兵，所经历的浩劫，有的比他们更为凄惨和悲壮。

毕竟，这是在腾冲，是在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中国远征军的鲜血最近的地方，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正是有了这种最为真切的情感，同样位于腾冲县城的198师纪念碑才得以逃过一劫：腾冲的老百姓用泥巴糊上纪念碑，在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也正是基于这种情愫，1984年对国殇墓园的重修才得以顺利进行。

3. 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和我们一同前往缅甸密支那参加目瑙纵歌节的还有腾冲古林木业的老板张国邦，张的祖父曾拥有一支百十号人的家丁，在日本人占领腾冲之后，这支队伍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从保家到卫国的转变。

“这么多年来，经常有日本人来腾冲寻找自己亲人的骨骸。但腾冲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至今刻骨难忘，其实好多人都知道那些日本兵的葬身之地，但没有人愿意说。”张国邦说。对于这一番话，张国邦有着另一种颇为感慨的解读，“日本人对待自己的士兵，感情真深，而我们中国人，死了就死了，好像死了就没什么价值了，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劳神了。”

张的言论，并非没有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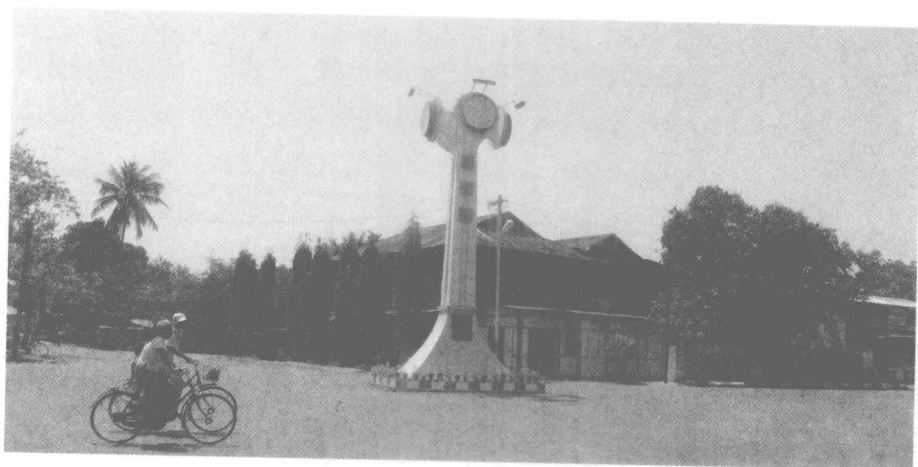
在密支那，我们看到了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招魂碑等，在闹市的街头异常招摇。卧佛寺是密支那一个著名的景点，大殿中有一尊涅槃的卧佛长30.5米，高4.75米，宽7.56米，是仅次于仰光的全缅第二大睡佛。在东南亚这个佛教国家，寺院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个寺院的捐建者，是一个名叫坂口睦的日军士兵。



招魂碑。



位于大佛寺里的“靖国神社”。



慰灵塔。